



# 秦朔：拒绝陷阱



意见领袖 | 秦朔

## 金砖的成色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日前举行，并共同发布了《北京宣言》。

金砖一词，最初是 2001 年由时任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在一篇论文中提出。他将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的英文名称首字母组成 BRIC，刚好和 Brick（砖）非常接近。

2003 年奥尼尔团队发布报告《与“金砖四国”一起梦想》，预测到 2050 年，金砖四国将与美国、日本一起跻身全球六大经济体。

2006 年金砖四国外长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2009 年四国领导人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首次会晤。2011 年南非加入，扩为金砖五国（BRICS）。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2010 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那时的金砖国家曾被视为促进全球增长的一股新力量。2009~2011 年，是金砖国家的一段好时光。

2009 年 10 月 2 日，时任巴西总统卢拉在里约申奥成功后感言：“今天，我比其他任何一天都更自豪我是一名巴西人。今天是摆脱过去附在我们身上最后一丝偏见的一天：巴西已经走出二流国家队伍，步入一流国家行列。”

2011年12月16日，WTO在日内瓦召开第八次部长级会议，正式同意吸纳俄罗斯入世。俄罗斯长达18年的入世“马拉松”终于撞线。有学者预测，在各国疲于应对危机时，俄罗斯经济会在乱世中加速崛起。

而中国作为最大新兴经济体，在2009年前后通过“四万亿”计划，V型反弹，2009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历史性的50%。

不过，美好的时光往往很短暂。

2013年，“金砖之父”奥尼尔就说，“如果能修改，（金砖四国）我只会留下C（China）”。当年8月，摩根士丹利提出“脆弱五国”（Fragile Five），特指那些在经济增长方面过度依赖外资、在应对风险方面具有脆弱性的新兴市场国家。三个金砖国家印度、巴西、南非均在其中（此外还有印尼、土耳其）。摩根士丹利称，这些国家在2008年次贷危机后吸纳了大量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扩张经济体量，而在美欧经济复苏、资本回流的情况下，他们面临着经济增速放缓、风险敞口扩大的挑战。

2015年彭博社在一篇分析中说，“脆弱五国”的描述是正确的，这五个国家的货币有四个位居这个概念在2013年诞生以来全球表现最差的八种货币之列。

2015年，摩根士丹利又提出“麻烦十体”（Troubled Ten），对十个新兴经济体的货币贬值风险提出警告，南非兰特、巴西雷亚尔、俄罗斯卢布均在其中。

2011 年，金砖国家的人均 GDP 分别为：俄罗斯 12993 美元，巴西 12789 美元，南非 8066 美元，中国 5414 美元，印度 1389 美元。如按经济总量，中国排名世界第 2，巴西排第 6，俄罗斯排第 9，印度排第 11，南非排第 29。

2021 年，金砖国家的人均 GDP 分别为：中国 12359 美元，俄罗斯 12198 美元，巴西 7564 美元，南非 6950 美元，印度 2185 美元。如按经济总量，中国排名世界第 2，印度排第 6，俄罗斯排第 11，巴西排第 13，南非排第 32。（以上数据均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汇率平价）

从 2011 年到 2021 年的十年，按人均 GDP 计算，俄罗斯原地踏步，巴西下降了 40%，南非下降了 13%，印度增长了 57%，中国增长了 128%。按经济总量在世界的排位，中国保持不变，印度上升，巴西、俄罗斯、南非下降。

金砖概念问世的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此后 20 年，中国从 2001 年经济总量相当于美国的 1/8 左右发展到目前的 3/4 左右。华平投资中国区联席总裁魏臻 2002 年加入华平，他最近说：“入行 20 年，中国整个行业的 AUM（资产管理规模）大概涨了 100 倍，全世界所有的投资市场，只有中国有这样大的增长机会，这也是我们所乐道的行业‘黄金 20 年’。”

在金砖国家中，谁是板砖，谁是金砖，每一块砖的成色如何，一目了然。

如何把严峻的挑战，  
转化为自我超越的动力和契机？

Offin@Moments



陷阱会在何时出现？

金砖国家从 2001 年至今的经济发展，2011 年是一个分水岭，之前各国普遍上升，之后各自分化——中印继续上升，中国的升势更稳更久，而俄罗斯、巴西和南非则陷入不同形式的停滞、动荡和泥潭，起伏不定。

这种变化有什么规律可循吗？

2011 年全球人均 GDP 为 1 万美元左右，当时俄罗斯、巴西、南非在这一均值的 120%-70% 之间。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在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前后，掉进了无法继续提升甚至开始下降的陷阱。

这与 2006 年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的“中等收入陷阱”颇有相似之处。

当时世行的研究发现，二战之后的 50 多年，全球 101 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仅有 13 个成功发展为高收入经济体（包括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其余的在中等收入阶段都出现了停滞，无法实现高水平跨越，甚至重新跌落至低收入水平。拉美（如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和东南亚（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的表现尤为明显。

世行的解读是：这些国家既无法在人力成本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

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所以掉入了陷阱。

目前全球的人均 GDP 大致在 1.15 万美元左右，中国高出不到 10%。无论是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还是“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各种安全挑战层出不穷，世界经济复苏步履维艰，全球发展遭遇严重挫折”的外部形势，陷阱的威胁隐约可见。

如何把严峻的挑战，转化为自我超越的动力和契机，中国恰在一个关键时点。



陷阱在哪里？

俄罗斯、巴西、南非，十多年前已达到或接近世界中等收入水平，此后就停滞、后退，且一直难以翻身，究竟为何？

从经济角度看，主要被锁定在两大陷阱里：

一是缺乏创新的陷阱，即经济过于依赖自然资源出口，生产性创新能力不足。

以俄罗斯为例，俄罗斯工业产出中石油天然气等资源型占比达 80% 以上，出口商品中油气矿物等自然资源产品占 63%，金属占 11.2%，合计接近 3/4（数据来源：Trading Economics）。这样的结构很容易受到外部需求变化、能源价格变动等影响，很不稳定。

二是缺乏包容的陷阱，即经济增长的包容性、普惠性不够，贫富分化严重。

南非和巴西长期高居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之列。2021 年南非社会发展部发布的《南非家庭白皮书》显示，南非约 20% 人口无法满足温饱。由于基础教育不行，有机会获得专业技能的人不多，从事高技能工作的人占总工作人口的比例不足 20%。南非计划到 2030 年将基尼系数从 0.69 减少到 0.6。

2021 年巴西一家基金会的社会研究中心 (FGV Social) 发布报告称，2021 年一季度巴西基尼指数为 0.674，为 2012 年后的最高值。调查显示，一季度巴西劳动者平均收入下降了 11.3%，穷人平均收入下降了 20.81%。

和俄罗斯类似，巴西的出口结构也是以大宗商品为主，拥有淡水河谷这样的铁矿石巨头。但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极大。资源行业产业链较短，无法带来较多有价值的工作岗位。巴西今年 2 到 4 月失业率为 10.5% 左右，这已是 2015 年以来的同期最低水平。由于贫富分化，治安糟糕，民众不满，巴西政府一直采取高福利、高补贴政策以迎合民众，但补贴并不能兴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3311](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3311)

